

宰相列传 丛书主编 熊德基

杨建宏 著 重庆出版社

李斯



傳



李 斯 传

杨建宏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1999 年 · 重 庆 ·

责任编辑 曾海龙
封面设计 江 东
技术设计 刘忠凤

杨建宏 著
LISI ZHUAN
李 斯 传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大足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375 插页 2 字数 177 千
1999年3月第一版 1999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

ISBN7-5366-4008-0/K·213

定价:13.00元

序

华夏统一，一个让人激动的字眼！

战国是一个由分裂到统一，一个由奴隶制分封制向封建制集权制转化的时代，因而是一个需要英雄和产生英雄的时代。历史的时空在这里文人荟萃，将星迭起，共同编织出一个璀璨夺目的世界。本书传主李斯是这众星中耀眼的一颗之一。

李斯的一生无愧于那个壮阔雄豪的时代。

李斯辅佐千古一帝秦始皇完成了横扫六合，建立统一帝国的宏图大业。中国古代历史如黄河九曲，辗转数千年，其间不泛割据的插曲，分裂的闹剧。但是纵观中国历史，统一始终是主流，几千年后的中国仍以一个统一的整体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世界奇迹的出现不能不归功于秦统一帝国的建立。

李斯主持废除了宗法制奴隶制的分封制度，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权的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这套制度使地方集权于中央，中央集权于皇帝，使得分散的、个体的、一家一户为单位、排斥分工与合作的小农经济国家有效地发挥整体的力量抵御外侮，抗击巨大的自然灾害，发展社会生产。李斯这套制度“越二千年而弗能改”

^[1]，中国古代社会可谓受益无穷。

李斯组织完成了文字和度量衡制度的统一。中国版图之大，地域差别之巨，世界各国难与相比。山东、山西、江南、江北、关中、关外、河南、河北各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区，始终不能发展为独立的政治区，正是因为各地地理区之间存在着统一的文化制度和经济制度。因此方块字和统一的度量衡制成为维系中国统一的文化与经济纽带。

李贽在《史纲评要·后秦记》中称：李斯“是圣是魔，未可轻易评说”。上述这些功绩大抵是李斯“圣”的一面。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李斯也有其“魔”的另一面。

李斯为推行统一的文化思想政策，竟发展到焚书坑儒的愚蠢境地。他片面崇拜法家，以致神化法家思想，教唆胡亥肆意妄为，轻罪重罚。他为持禄保位，而曲从败类，阿附赵高，成为沙丘之变的元凶。其所作所为，最终断送了大秦江山，也最终断送了卿卿性命！

总之，李斯在战国、秦代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个悲剧英雄的角色，他以赫赫功名称雄于世，又以“莫须有”的谋反之罪被诛三族，其人生轨迹呈现出起落升降的曲线。究其原因，一则是因为人生观的错误。李斯一生所信奉的人生教条是：不择手段，摆脱贫困，争做“仓中鼠”（即：粮仓中的老鼠）。人本身没有“贤”与“不肖”之分，谁能实现高官厚禄的目标，谁就是贤人；相反，便是不肖之徒。李斯这一人生观指导着他辅佐秦王完成统一大业，并指导着他帮助始皇建立巩固的国家，这一系列的政治活动，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他顺着这股潮流达到了人臣的极顶，官拜丞相，爵到通侯。

此后,李斯的目标便是如何保官保爵。为了这一狭隘的个人目的,他终于走进了自己亲自设计的专制制度的死胡同,成为其祭坛上的一碟牺牲。二则是时代的变化。李斯生活在战国与秦代之际,56岁以前是在战国时代度过的,这是一个政治自由,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游士蜂起,百家争鸣的时期。李斯是以一个游士身份步入秦国政坛的。秦统一以后,政治、学术、思想亦随之定于一尊,失去往日的自由,于是游士奔走政坛的局面也随之结束。李斯的悲剧命运也必然随之到来!因此,李斯的悲剧是战国时代游士知识分子阶层悲剧的一个缩影。

本书基本用现代白话写成,虽然大量史实没有注明出处,请读者诸君相信,本书绝对为史传,不存在杜撰和夸张,但有部分合乎逻辑的情节演绎。读史以明智,本书如能够给读者诸君在人生智慧、谋略、人生观方面获得启迪,则作者甚幸!读者甚幸!

作者 1997. 7. 20

注释:

{1}王夫之《读通鉴论》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学成帝王术 货与万乘家	(1)
少年时代	(1)
荀门逆子	(15)
秦关游说	(23)
从舍人到郎官	(34)
统一方略	(43)
逐客风波	(61)
第二章 挥剑决浮云 诸侯尽东来	(80)
先韩恐天下	(80)
反间灭赵	(93)
衣锦还乡	(106)
不战降齐	(115)
第三章 帝国大厦 肯构肯堂	(123)
皇帝与九卿	(123)

分封与郡县·····	(128)
重法与黜儒·····	(137)
文字与度量·····	(149)
刻石与磨玺·····	(157)
北伐与南征·····	(177)
第四章 沙丘之谋 利令智昏 ·····	(189)
见盛观衰·····	(190)
沙丘之谋·····	(198)
李、赵冲突·····	(212)
第五章 一夫作难七庙毁,风雨咸阳涕泪多 ·····	(221)
关东民变·····	(221)
劝行督责·····	(236)
血溅咸阳·····	(244)
附录: 李斯年谱 ·····	(256)
后 记 ·····	(260)

第一章

学成帝王术 货与万乘家

让时光倒转到战国晚年，历史将给我们呈现一幅鲜活生动的长卷。在这里，孟子、荀子、邹衍、韩非等思想巨擘，侃侃而谈，著书立说；孙臆、乐毅、廉颇、白起等军事名流，叱咤风云，运筹帷幄；苏秦、张仪、范雎、蔡泽等纵横家，驰骋诸侯，谈笑天下；孟尝、春申、平原、信陵诸公子风度翩翩，率着众多谋士，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这是一个群星璀璨，英雄辈出的时代。在这朗朗众星中，有如明月一般端坐中央的不是别人，正是秦始皇和他的丞相李斯，故明代杰出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后秦记》中说：“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

这里，我们将撩开李斯头上神秘的面纱，透视他圣或者魔的真面目。

少年时代

李斯于公元前 280 年出生于楚国上蔡县，该地现属河南上蔡，

位于河南中南部的黄淮平原上，洪河斜贯全境。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河网密布，灌溉便利，自夏商以降，便是古代农耕文明的中心。

上蔡本是古蔡国的都城。公元前 11 世纪，周武王灭商，封商纣王子武庚于殷，统治商的遗民，另派弟管叔、蔡叔和霍叔为诸侯，监视武庚行动，防止叛乱，史称“三监”。蔡叔建立的侯国称为蔡国，都蔡邑。武王驾崩后，幼子成王继立，武王弟周公旦摄行王事。管叔、蔡叔对此不满，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反叛成王，武庚乘机与管、蔡合谋，联合东夷发动叛乱。周公率师东征，历经三年，打败叛军，诛武庚、管叔，流放蔡叔。蔡叔在流放途中病死，他的儿子胡，痛改乃父之非，率德驯善，周公先是推举他做鲁国卿士，后又以成王的名义，复封胡于蔡，仍都蔡邑。

春秋时代，蔡哀侯和息侯都娶陈侯女为妻，一次息侯夫人回娘家，途中顺访蔡国，可是蔡侯对远道而来的姨妹很不礼貌。息侯无端受辱怀恨在心，于是投靠楚国，联合楚文王攻蔡，楚文王生俘蔡哀侯而归，哀侯在楚做了九年阶下之囚，竟客死于楚。

哀侯死后，太子穆侯继立，他将妹妹远嫁给齐桓公为夫人。一次桓公与蔡女乘船游玩，一路上惠风和畅，天朗气新，湖光山色，美不胜收，蔡女神情激荡，竟在舟中起舞，一叶扁舟在湍激的流水中动荡摇晃，齐桓公不习水性吓得直发抖，急令蔡女停止舞蹈。蔡女正在兴头之上，又见桓公恐惧的样子，更是激动万分哪里停得下舞步，桓公只得伏在船上，以手当橹，总算把小船划到了岸边，桓公登陆后，一怒之下，把这个没有教养的夫人遣回娘家补课。蔡穆侯又把妹妹下嫁给别人。齐桓公得知夫人改嫁，大举伐蔡。蔡国经不住

霸主国家的冲击，前线很快便崩溃，穆侯又做了齐国的俘虏。后来，亏得各路诸侯求情，齐桓公才没有吞并蔡国。

春秋末期，蔡国礼制崩溃，蔡景侯公然与儿媳公子般夫人私通，被公子般杀掉。公子般自立为灵侯。灵侯二年，楚公子围杀其兄郟敖而自立，为楚灵王。十年后，他恬不知耻地宣布蔡灵侯罪状，在申诱杀灵侯，接着派遣其弟公子弃疾围蔡而灭之，并封公子弃疾为蔡公。三年后，公子弃疾又杀其兄灵王而自立，为取得诸侯的承认，公子弃疾求蔡景侯少子庐而立之，是为平侯。新即位的平侯将都城南迁到新蔡^{〔1〕}。

平侯迁都后，不断受到楚国骚扰。为摆脱楚的控制，蔡昭侯投靠了楚的世仇吴国。吴国请昭侯将都城东迁到州来，以接近吴境。昭侯二十六年（前493年）迁都于州来，改州来为下蔡，称新蔡为上蔡。楚惠王四十二年（前447年），楚再灭蔡，设上蔡县，从此蔡国在历史上永远消失。李斯出身的时候，上蔡已是楚国的一部分。

蔡国自立国至最后消灭，先后被西周、齐、楚等国攻灭过，它自始至终是以一个弱者的形象活动在历史的舞台上，长期的弱国寡民和受人污辱的处境，使这里的人民形成了迫切希望摆脱卑贱和贫困的心理，而多次的丧家失国和寄人篱下的痛苦经历，又使这个地区的人民较早地达成了统一的共识。只有统一，不再有诸侯割据，全社会实现大同，才不会有国与国之间的征伐与构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心态对少年李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李斯是在战国中晚期度过他的少年时代的。这是一个礼崩乐坏，诸侯争霸，人性解放，封建制战胜奴隶制，国家由分裂向统一转化的动荡时代，因而也是一个需要英雄和产生英雄的时代。

中国的礼乐相传是由西周初年周公制定的，主要包括吉、凶、军、宾、嘉五类。吉礼是指有关祭祀的典礼。古人由于生产力的限制，对各种自然现象无法认知，于是用祭祀的办法来祈求自然神灵和祖先神灵给以保护，所以祭祀是古代国家的头等大事。祭祀对象包括上帝鬼神、日月星辰、司中司命（两颗星宿名称）、风师雨师、社稷、五祀（春神句芒、夏神祝融、中央后土、秋神蓐收、冬神玄冥）、五岳、山林川泽及四方百物。凶礼是指有关丧葬哀悼的典礼，含有生者对死者的眷顾悲哀之情。军礼是指有关军事活动的典礼，用于检阅、用兵和田猎等有关活动之中。宾礼是指诸侯朝见天子，以及各诸侯国之间相互交往时的礼节，包括朝聘、盟会、遇、覲、问、视、同、锡命等一系列礼仪制度。嘉礼是古代礼制中最庞杂的一种，涉及到日常生活、王位承袭、宴请宾朋等多方面的内容。

周乐集前代乐舞之大成，有雅乐和俗乐之分。雅乐以“六代之乐”和“诗乐”为主体，“六代之乐”系指《云门》、《咸池》、《大磬》、《大夏》、《大武》等歌舞，包括黄帝、尧、舜、禹、汤、武王六个时代的音乐。“诗乐”则分为《风》、《雅》、《颂》。《风》是各地的地方音乐，反映各地风俗民情，经周王室乐师整理加工而成的“诗乐”。《雅》分《小雅》和《大雅》，是朝廷燕享时的用乐，其中不少作品是叙述西周政治盛衰的史诗音乐。《颂》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主要用于宗庙祭祀，内容是歌颂先王功德的音乐作品。俗乐是流行于民间和四夷的音乐。大多清新活泼，流露至情，反映下层人民的真实感情。

周公制礼作乐就本质而言是要通过礼乐教化，使人们自觉地维护以宗族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法制度，以及在该制度指导下的

分封制和等级制。

宗法制度是一个庞大、复杂而又井然有序的特殊的社会结构体系。它的主要内容是嫡长子的继承制和庶子的分封制，以及与之相关的大宗和小宗的区分和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具体说来，周王既是全国最高行政首脑，又是全体姬姓贵族的大宗，王位由其嫡长子世代继承，庶子则分封为诸侯，诸侯之位又由嫡长子继承，庶子分封为卿，卿之位又由嫡长子继承，庶子分封为大夫，大夫嫡长子为大夫，庶子为士，士之子恒为士。各嫡长子相对于本层次结构而言，都是大宗，相对于周王而言则又是小宗，小宗一律服从大宗。与宗法制度相关，又确立宗庙制，规定天子建七庙，追祭七世祖先，诸侯五庙，追祀五世祖先，以下等而下之，士则只有一庙，由于按与周王的血族亲疏而进行的层层分封，使周代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它表现在爵位上便是出现公、侯、伯、子、男等五级爵制的差别，表现在隶属关系上便是“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隶”。这样整个社会犹如一张巨大无边的网，每个人毫无例外地成为网上的一个结，扮演着一个固定的角色。网结一旦破裂，社会便出现漏洞。为了把人们的情感固定在特定的点上，周人制定了礼乐，使之在日常行为和音乐感召下变成自觉的行为，进而求得社会的和谐。

由于礼乐制度严格规范了不同等级不同身份的人在祭祀朝聘，宴饮聚会，丧葬婚嫁等场合的不同仪式和用乐的等差，甚至规定了衣食住行，迎来送往，待人接物时的举手投足，处在各自等级上的人都必须严格以礼作为行动的道德标准，一切非礼的东西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说、不能动。这样各等级的人就被迫固定在特

定的框架中,不可能有精神的自由和人性的自由,人们养成一种僵化保守、各甘其位、各乐其业、不思进取的文化心态。

可是西周的礼乐制度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却随着周天子的倒台而全面崩溃,显然,随着礼乐桎梏的解散而来的便是人性的解放,于是战国时代各种雄豪壮阔的追求,便如东方红日突破黎明前的黑暗,喷薄而出。这时成批的战国士人仿佛一夜之间脱去了笨重的冬装,迎着温暖的春风,轻装上阵,精神抖擞,英姿英发。他们仿佛豁然发现了潜伏已久的个人价值,纷纷在社会各个领域,各条战线里建奇功,立异业,他们以独特的高行奇节为战国历史挥洒着浓墨重彩。

战国士人的雄豪壮阔的活动是从刺客、门客和布衣卿相三条战线上交错进行的,他们的赫赫功名与业绩,为李斯树立了光辉的典范,给李斯的政治活动开辟了广阔的精神天地。

让我们说说战国时代的刺客。

《史记·刺客列传》专门列举了春秋至战国时代的刺客: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这是那个时代刺客的莘莘大者,其不见史迹或亡佚姓名者当大有人在,这里我们介绍豫让和聂政。

豫让是晋国人,曾经侍奉过晋国贵族范氏和中行氏,无所知名,后转到智氏门下,智氏十分尊宠他。后来,韩、赵、魏三家瓜分智氏领地,赵襄子与智氏矛盾最深,竟取智氏头颅为饮器。豫让逃亡到山林中,变易姓名,伪装成罪人,混到赵襄子家,准备在厕所中行刺襄子,为智氏报仇。赵襄子发现后,觉得豫让很义道,就释放了他。豫让并没有因此而更改复仇决心,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彻底改变形貌和声音,暗中潜伏在襄子外出时必经的桥下行

刺，不料又被发现，襄子数落豫让说：“先生过去不是侍奉过范氏、中行氏吗，智氏把他们都杀了，你为什么不去为他们报仇雪恨却反而投靠智氏呢？现在智氏被我杀了，你为什么一而再地为他效死呢？”豫让说：“我在范氏、中行氏门下时，他们以普通人对待我，我因此以普通人的礼遇报答他们，至于说智氏，他以国士的礼遇对待我，我因此以国士之礼报答他。今事已至此，请让我在您衣袖上砍三刀，以示复仇，我当自刎以谢。”襄子伸过手，举起衣袖，豫让在衣上砍了三刀后，说：“我在九泉之下，可以报答智伯了”说罢挥剑自刎。

豫让行刺赵襄子的桥今在山西太原市西南 50 里的赤桥村，桥端有祠祭祀豫让，唐人胡曾写过一首《豫让桥》的绝句，对豫让忠于故主生死不易，贵贱不移的精神给予高度赞美。诗云：

豫让酬恩岁已深，高名不朽到如今。
年年桥上行人过，谁有当时国士心。

聂政是轵道深井里人，杀人避仇，与其母和姐姐逃到齐国，以屠狗为业。这时濮阳人严仲子为韩哀侯臣子，与韩相侠累有矛盾，严仲子恐侠累杀他，逃出宫廷，一心想找人刺杀侠累。至齐后，知道聂政是个勇士，就以百两黄金为聂政母亲祝寿，聂政知道严仲子用意是让他做刺客，但因老母尚在，聂政婉言谢绝了仲子寿金。

后来，聂政母亲死了，聂政对朋友说：“我聂政只不过是一个市井狗屠，严仲子贵为诸侯卿相，不远万里，下交于我。我当时因为老母尚在，不敢以身相许。现在老母已故。政当为知己所用，不负

知遇之恩。”于是毅然赴濮阳，见严仲子，请为严仲子报仇。当得知严氏之仇为韩相侠累后，即不要任何资助，单枪匹马直奔韩相府，一剑把侠累刺死。为了不让别人认出自己真面目，连累严仲子和家人，他举剑割面，自刺双眼，剖腹自杀。

像豫让，聂政这些刺客，出身都很卑贱，在礼乐制度下，他们只能循规蹈矩，无法实现自我价值，礼乐制度崩溃后，他们人性开始觉醒，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2]的礼教教条，他们全然不顾，置诸脑后，为了知遇之恩，他们大义凛然，置生死于度外。这标志着：我就是我，我不是礼乐的附属物，也不是王侯将相的附属，我有支配自身生命的权力，这是一种人性独立意识的觉醒，它给战国时代下层士人树立了一面追求人格独立、个性自由的猎猎大旗。

接着我们说一说战国时代的门客。

摆在战国时代君王面前的巨大课题是统一，统一意味着兼并，兼并就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然而在大兼并的热闹筵席上又有谁甘愿做任人宰割的鱼肉呢？因此各国为争当统一帝国的霸主或求割地自保，纷纷招募门客，组成智囊群体。战国晚年齐国孟尝、楚国春申、魏国信陵、赵国平原等公子都养门客数千，被各国传为美谈，号称“四公子”。在他们的门下各自涌现出许多高士，他们的奇行高节和价值取向给战国时代增添了辉煌的色彩，更给他们的后辈李斯以极其剧烈的影响。

齐国孟尝君手下最著名的食客是冯驩，冯驩是个贫寒之士，初见孟尝君时，穿着一双破鞋，带着一柄没有饰物的旧剑。孟尝君问他：“先生不远千里赴我门下，一定有许多高见发表。”冯驩说：“听

说公子好士，我以贫贱之身归附公子，并无高见发表。”孟尝君将他安置在普通客房——传舍中住居，十天后，孟尝君问传舍长说：“冯先生这几天都干了些什么？”传舍长说：“冯先生每天弹剑而歌：‘长剑归来乎？吃饭没有鱼’”。孟尝君把他转到较高级的幸舍住居，从此，冯驩每天有鱼下饭了。五天后，孟尝君再问传舍长，传舍长说：“冯先生还是弹剑而歌：‘长剑归来乎，外出无车舆’”。孟尝君又将他安排到最高级的旅舍——代舍中定居，此后，冯驩不仅能吃到鱼，而且外出也有了车。五天后孟尝君再问传舍长道：“冯先生这回满意了吗？”出乎孟尝君意料的是，冯驩仍不满足，还是弹剑而歌：“长剑归来乎，无妻不可居！”孟尝君很不高兴，不再理睬冯驩了。

冯驩在孟尝君门下呆了一年，没有一点奇行高节，孟尝君几乎把他忘了。一次，孟尝君请门客到封地薛去收利息，门客都不愿干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冯驩却说：“公子如果不嫌弃，就让我去试试吧！”孟尝君同意了。谁知冯驩到薛后，把先期收到的利息10万钱全部用来买酒置肉，请薛城所有贷款的百姓饮酒高会，吃到酣畅淋漓的时候，冯驩拿着契券告诉与会者，能出息钱者，限期出息，不能付息者，将债券全部烧毁。

孟尝君听说冯驩烧了债券，一怒之下使人召回冯驩，并责备他道：“我门下食客三千，无法支付庞大的开支，所以放贷于薛，我使您收息钱完全是为了门客的稳定，可您得到钱后，竟多置酒肉，挥霍尽空，又将债券付之一炬，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冯驩说：“您说的都是事实，可我不多准备酒食，借债的人不会都来，我就不知道谁富谁贫。富者，我约定期限，贫者，虽守而责之十年，终不能还，反而